

從中、日甲午戰爭 看我國當前海軍與國防建設(上)

著者／陳孟豪

海軍官校71年班，現主持「孟樵翻譯，研究工作室」

西元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日雙方軍艦於豐島海面（朝鮮半島西方海面的豐島附近）發生第一次海上遭遇戰起，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澎湖失守止，兩國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海上、陸上戰爭，結果清軍處處敗績，最終以慘敗收場，最後清廷被迫與日本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結束雙方的戰爭狀態。

甲午戰爭之後所簽署的馬關條約，其苛刻的程度超過清廷之前與任何西方列強所曾簽署的不平等條約。

馬關條約的消息傳開後，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義憤，加速了國民革命進程，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建立中華民國。

清軍以落伍的陸戰戰術思想、沒有全盤戰爭計畫、不重視情報蒐集、北洋艦隊不能落實保船制敵戰略、要港防守部隊抽調一空、權貴貪腐貽誤海軍建軍等諸缺失終致一敗塗地。

當前我海軍建設，宜記取以往的歷史經驗、教訓，因應中共海軍走向遠洋作戰的威脅，體認存在艦隊之精義，積極努力，有效制敵，以確保台灣成為區域安全和平的重要基石。

壹、前言

西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日雙方軍艦於豐島海面（朝鮮半島西方海面的豐島附近）發生第一次海上遭遇戰起，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澎湖失守止，兩國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海上、陸上戰爭，結果清軍處處敗績，最終以慘敗收場，最後清廷被迫與日本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結束雙方的戰爭狀態。

甲午戰爭之後所簽署的馬關條約¹（條約簽署地在日本的下關），其苛刻的程度超過清廷之前與任何西方列強所曾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內容包括：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超過清廷歷年對外賠款總和的四倍以上），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遼東半島後來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下改為增加三千萬兩賠款，遼東半島則交還中國），允許日本人在中國內地各通商口岸經營工商業與內河航行，以及允許日本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關稅最惠國優待等。

馬關條約的消息傳開後，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義憤，加速了國父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進程，終於在一九一一年推翻了腐敗的滿清政府而建立中華民國。

開戰之早前，清軍的北洋艦隊原向英國訂造了兩艘新巡洋艦（英國針對北洋艦隊老舊艦艇提議的戰力提升方案），卻因籌備慈禧太后的萬壽慶典而挪用了海軍經費二百六十萬兩，致令該二新艦為日本海軍趁機購得，其中一艘正是日本海軍的新式巡洋艦「吉野號」，此艦後來在甲午海戰中擊沉多艘清艦。若此二艘新艦能加入北洋艦隊，則日本海軍必然多所顧忌，中日海戰的結果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結果。

古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唯有正視當年的歷史教訓，記取經驗，努力建設海軍，加強國軍戰備、整備，方能屏障台海，確保區域的安全和平。

貳、戰爭的起因²

日本人早自豐臣秀吉幕府時代即有征韓及征服中國大陸的思想、行動，至明治維新以後，舉國力行全盤西化，整軍經武，主張征服中國的思想、言論於是甚囂塵上。

西元一八九二至九三年間，朝鮮因內政外交日亦惡化，人心奮激，於是爆發東學黨人結合農民之亂，至一八九四年四、五月間經朝鮮官軍在清軍協助下，弭平了東學黨暴亂。

惟清廷在出兵朝鮮同時，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照會日本政府，日本一開始即成立大本營於東京，趁勢命其常備艦隊進駐仁川、釜山，並悄悄部署陸軍第五師團的第九旅團約五千餘人至仁川、漢城一帶，其後拒絕清廷所提亂平退兵之議，其後陸續增兵至萬人以上。

清廷李鴻章先請英、俄出面調停中、日緊張關係未果，其後亦下令增兵平壤、義洲及牙山，總兵力亦達萬人以上，惟分散佈防於平壤、牙山兩地，且牙山之葉志超部兵力單薄。

日軍進入朝鮮之後，立即據守朝鮮王宮，逐退舊人，改由親日派掌要職，並改組朝鮮政府使仿效日本制度。

在戰爭計畫方面，日本海軍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間，即開始將其全部艦隊編成聯合艦隊，秘密部署至朝鮮西方海域，準備伺機殲滅清廷的北洋艦隊。日本大本營的初期作戰計畫是希望以朝鮮日軍作為牽制部隊，吸引清軍至朝鮮，主力部隊則趁虛而入，進襲直隸平原展開決戰；清廷方面則不明敵情，不清楚部隊能否打仗，一味看不起日本，也根本沒有一個戰爭計畫，在開戰前即落入日本的算計，海、陸軍逐步進入日軍的陷阱之中，先機盡失。

參、開戰前雙方軍事實力與戰爭準備的比較³

日本自厲行明治維新以後，接受西洋科學，進行全盤西化，軍事方面整軍經武，於明治六年起（一八七三年）實行徵兵制（士兵平均年齡保持在二十三、二十四歲間，年輕力壯，富於冒險犯難精神），建立常備的正規部隊，並廣儲第一、第二、國民兵等預備役兵力以應戰時兵源之需（作為戰時徵召的補充兵年齡至多達二十七歲以內，且每年定期召集複訓）。至甲午戰爭前夕，日本陸軍已有七個師團共十二萬三千四百餘人的現役兵力；海軍方面由於逐年添購新艦，已有主力作戰艦艇七艘（含四艘四千噸級、三艘三千噸級）、巡洋艦十一艘（含一艘三千噸級的秋津洲號），總噸位達到六萬一千餘噸。

日本的軍事教育完全仿效歐洲列強各國，陸、海軍均設有軍官學校及陸、海軍大學（至甲午戰爭前陸軍大學已創校十六年、海軍大學亦已創校六年），海軍教育認為當時英國海軍居世界之最而聘請英人為教官，陸軍教育則認為普魯士陸軍所向披靡而聘請德人為教官，用心吸取歐洲列強的寶貴戰爭經驗與教訓。此外，其他相關的軍事教育學校含陸軍方面的幼年學校、砲兵射擊學校、騎兵學校、軍醫學校、經理學校、要塞砲兵練習所及獸醫學校等，海軍方面的海軍兵學校、海軍機械學校、海軍砲兵學校、海軍水雷學校、海軍會計學校、海軍軍醫學校等，構成完整的軍事教育訓練體系。

相較之下，清軍採用募兵制，軍隊的來源因討伐太平天國、捻匪、回亂、馬賊等而招募團練（民團）轉變而來，充滿地方色彩，久未作戰，官兵老弱而暮氣沉沉（部隊中老官老兵佔大多數，體力上難以勝任現代戰爭的艱苦環境），腐敗墮落且缺額甚多，另外開戰直前臨時招募的百數十營新兵則屬烏合之眾。更不用說沒有設置培訓現代化陸、海軍軍官的軍官學校、研討戰術與戰略教育的陸、海軍大學以及其他的相關軍事教育訓練單位等。

李鴻章在北洋訓練的三十九營新軍（含銘軍、盛軍、蘆防淮勇、仁字伍勇等四軍），只有步、騎、砲三兵種，沒有工兵、通信、鎗重、衛生等勤務兵種，戰力既差且軍隊紀律不佳，根本發揮不出作戰的效率。此外，沒有完善的後勤組織要做到軍隊不擾民根本不可能，而沒有野戰衛生勤務單位，致令傷病兵聽其自生自滅，嚴重影響士氣。

日本陸軍已經是現代化軍隊，全國七個師團，各師統一編制（近衛師團之裝備稍有差異）為二個步兵旅、四個聯隊（團），每個聯隊有三個大隊（營），每個大

隊有四個中隊（連），師直轄之騎兵大隊有三個中隊，師直轄之砲兵聯隊有二個大隊（各大隊均編制有二個野砲中隊、一個山砲中隊），師直轄之工兵大隊有二個中隊。此外，鎗重及其他特種兵可臨時視需要配屬。

武器方面，清軍裝備五花八門，有最新式的毛瑟槍（優於日軍的明治十八年製村田式步槍）、機關槍、克魯伯山砲（均比日軍的槍砲還好），但也有舊式的小銃、抬槍、刀劍、戈矛、弓矢，砲兵彈藥因保管不善致多數為不發彈，且射擊又不精確。

日本的軍隊大部分仍採用明治十八年式的「村田」步槍，單發射擊（甲午戰爭前只有二個師團改換連發式步槍），砲兵仍沿用明治十八年式的自製野山砲（射程及射速皆不如清軍的克魯伯砲），然砲兵射擊精準。

中日雙方的海軍戰力比較：

雙方之海軍噸位比較

清軍海軍	日本海軍
北洋艦隊（鐵甲艦艇總計4萬4千餘噸）	鐵甲艦艇總計6萬1千餘噸
南洋艦隊（小型舊艦艇不適遠洋作戰）	
廣東、福建之艦艇（小型舊艦艇不適遠洋作戰）	
總噸位約8萬5千噸	總噸位約6萬1千噸

雙方參戰之艦艇數量

清軍北洋艦隊	日本海軍聯合艦隊
鐵甲軍艦22艘	鐵甲軍艦31艘
魚雷艇12艘	魚雷艇24艘
廣東水師3艘小型軍艦	
總噸位約4萬4千噸	總噸位約6萬1千噸

日軍於開戰前臨時將商船西京丸（約4千1百噸）、山城丸、近江丸、相摸丸四艘改裝為補助巡洋艦，作為武裝商船。清廷竟毫無所悉。

北洋艦隊之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雖然各配備有四門30公分口徑的主砲，火力威猛，深為日本海軍所顧

慮，然日本為對抗這二艘艦的火力，臨時在其松島、嚴島、橋立三艘主力艦上各增置一門32公分口徑的加農砲。

總之，北洋艦隊二艘主力艦上的威猛火砲優點，已因艦速慢與主砲射速慢兩缺點所抵銷。其餘清艦無論

清軍北洋艦隊各參戰艦艇（開戰前）

艦艇類型	艦名	噸位	火砲數量、口徑	艦齡	艦速
主力艦 (鐵甲艦、火砲射程遠)	定遠(右翼總兵兼管帶劉步蟾)	7,335噸 (官兵329人)	總計6門砲，含4門30.5公分克魯伯砲及2門15公分砲；魚雷管3	艦齡近10年	最高艦速14.5節
	鎮遠(左翼總兵兼管帶林泰曾)	7,335噸 (官兵329人)	總計6門砲，含4門30.5公分克魯伯砲及2門15公分砲；魚雷管3	艦齡近10年	最高艦速14.5節
巡洋艦(鐵甲艦)	經遠(副將管帶林永生)	2,900噸 (官兵202人)	總計4門砲，含2門21公分口徑砲及2門15公分砲；魚雷管4	1888年前下水	最高艦速15.5節
	來遠(副將管帶邱寶仁)	2,900噸 (官兵202人)	總計4門砲，含2門21公分口徑砲及2門15公分砲；魚雷管4	1888年前下水	最高艦速15.5節
	致遠(副將管帶鄧世昌)	2,300噸 (官兵202人)	總計5門砲，含3門21公分口徑砲及2門15公分砲；魚雷管4	1888年前下水	最高艦速18節
	靖遠(副將管帶葉祖珪)	2,300噸 (官兵202人)	總計5門砲，含3門21公分口徑砲及2門15公分砲；魚雷管4	1888年前下水	最高艦速18節
	濟遠(副將管帶方伯謙)	2,300噸 (官兵202人)	總計3門砲，含2門21公分口徑砲及1門15公分砲；魚雷管4	1888年前下水	最高艦速15節
	平遠(都司管帶李和)	2,100噸	總計3門砲，含1門26公分口徑砲及2門15公分砲；魚雷管1	1888年前下水	最高艦速11節
巡洋艦	超勇(參將管帶黃建勳)	1,350噸 (官兵137人)	2門25公分口徑砲		最高艦速15節
	揚威(參將管帶林履中)	1,350噸 (官兵137人)	2門25公分口徑砲		最高艦速15節
廣東水師艦艇 (巡洋艦)	廣甲(都司管帶吳敬榮)	1,296噸	2門15公分口徑砲		最高艦速14節
	廣乙	1,030噸	3門12公分口徑砲		最高艦速15節
	廣丙(都司管帶程璧光)	1,030噸	3門12公分口徑砲		最高艦速15節
6艘440噸砲艦(最高艇速8節)					
6艘108噸魚雷艇(最高艇速18~19節、其中一艘24節)					

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各參戰艦艇（開戰前）

艦艇類型	艦名	噸位	火炮數量、口徑	艦齡	艦速
巡洋艦	松島 (銅質艦身) (大佐艦長尾本知道)	4, 278噸	總計30門砲，含1門13吋加農砲、4門6吋速射砲、8門4. 7吋速射砲及其他砲；魚雷管4	1890年 (於法國建造)	最高艦速16節
	嚴島 (銅質艦身) (大佐艦長橫尾道昱)	4, 278噸	總計34門砲，含1門13吋加農砲、4門6吋速射砲、8門4. 7吋速射砲及其他砲；魚雷管4	1889年 (於法國建造)	最高艦速16節
	橋立 (銅質艦身) (大佐艦長日高壯之承)	4, 278噸	總計31門砲，含1門13吋加農砲、4門6吋速射砲、8門4. 7吋速射砲及其他砲；魚雷管4	1891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6節以上
	吉野 (銅質艦身) (大佐艦長河原要一)	4, 225噸	總計34門砲，含4門6吋速射砲、8門4. 7吋速射砲及其他砲；魚雷管5	1892年 (於英國建造)	最高艦速22. 5節
	扶桑 (鐵甲艦) (少佐艦長新井有貫)	3, 777噸	總計15門不同口徑速射砲；魚雷管2	1877年 (於英國建造)	最高艦速13節
	浪速 (銅質艦身) (大佐艦長東鄉平八郎)	3, 709噸	總計20門不同口徑速射砲；魚雷管4	1885年 (於英國建造)	最高艦速18節
	高千穗 (銅質艦身) (大佐艦長野村貞)	3, 709噸	總計20門不同口徑速射砲；魚雷管4	1885年 (於英國建造)	最高艦速18節
	秋津洲 (銅質艦身) (少佐艦長上村彥之丞)	3, 150噸	總計23門不同口徑速射砲；魚雷管4	1892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9節
	金剛 (鐵骨木殼艦)	2, 284噸	總計9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77年 (於英國建造)	最高艦速13. 5節

比叻 (鐵骨木殼艦) (少佐艦長櫻井規矩之左右)	2, 284噸	總計9門不同口徑速射砲；魚雷管2	1877年 (於英國建造)	最高艦速13. 5節
千代田 (鋼質艦身) (大佐艦長內田正敏)	2, 439噸	總計27門不同口徑速射砲；魚雷管3	1890年 (於英國建造)	最高艦速19節
高雄 (鋼骨鐵殼艦)	1, 778噸	總計5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88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5節
八重山 (鋼質艦身、兼通信艦)	1, 609噸	總計9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89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20節
天龍 (木質艦身)	1, 547噸	總計9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83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2節
葛城 (鐵骨木殼艦)	1, 502噸	總計9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85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3節
武藏 (鐵骨木殼艦)	1, 502噸	總計15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86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3節
大和 (鐵骨木殼艦)	1, 502噸	總計15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85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3節
長門 (木質艦身)	1, 367噸	總計9門不同口徑速射砲	1882年 (於日本建造)	最高艦速12節
13 艘千噸以下砲艦				
24艘魚雷艇				

雙方艦艇速率比較

清軍北洋艦隊	日本聯合艦隊
最高速率11至18節間	最高速率13至23節間

二艦（其中一艘即吉野號）旋遭日本購得並用於甲午海戰，擊沉多艘清艦。

就艦速、火炮數量、火炮射速、彈藥數量等方面幾乎無法對抗日本的主力艦與巡洋艦。更糟糕的是，北洋艦隊原已訂購的兩艘4千1百噸級、最高航速達23節的主力艦，因經費挪用於籌備慈禧太后的萬壽慶典而作罷，該

肆、中日海、陸戰爭的全程經過⁴

雙方的戰略、作戰計畫：

在戰爭計畫方面，日本海軍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間，即開始將其全部艦隊編成聯合艦隊，秘密部署至朝鮮西方海域，準備伺機殲滅清廷的北洋艦隊。日本大本營的初期作戰計畫是希望以朝鮮日軍作為牽制部隊，以吸引清軍至朝鮮，主力部隊則趁虛而入，進襲直隸平原展開決戰；清軍則不明敵情，不清楚部隊能否打仗，一味看清日本，也根本沒有一個戰爭計畫，開戰之前先機盡失，處處被動，海、陸軍一步步走入日軍的陷阱之中。

雙方的將才、軍事訓練：

日本軍官皆由陸、海軍官學校所培養出來，高級將領及重要參謀則畢業自陸、海軍大學，具有充分的現代軍事知識、完整的戰術與戰略教育；相對的，清軍的將領及幹部則大多是打長毛（太平天國軍）、捻匪、馬賊出身，間有武舉出身的中級幹部，惟所考科目不外舞刀、馳馬、射箭而已，對於現代火器出現以後的新戰術一無所知。李鴻章在小站培訓出來的新軍，顯然並未接受符合現代化戰爭的軍事訓練，惟其新軍在戰爭中仍沿用密集隊形去抵擋日軍的槍砲火力即可見一斑。中日兩國陸、海軍的官兵素質既相差懸殊，清廷又沒有一個作戰計畫，陸戰方面更犯了逐次用兵的大忌，以不充足的兵力去對抗優勢而訓練精良的日軍，幾經挫敗之後，士氣自然每況愈下。

雙方的兵力對比：

陸軍：

清廷陸續增兵平壤、義洲及牙山，開戰初期總兵力達萬人以上，惟分散佈防於平壤、牙山兩地，牙山之（直隸提督）葉志超部兵力單薄不足二千人。日本先是悄悄部署陸軍第五師團的第九旅團約五千餘人至仁川、漢城一帶，開戰前陸續增兵至萬人以上。雙方兵力

雖在伯仲之間，然而清軍以落伍過時的打長毛（太平天國的太平軍）、捻匪的戰術思想對抗日軍的現代化的（全盤接受普魯士的軍事教育與訓練）陸戰戰術思想，甚且李鴻章遠在天津遙控，無法顧及瞬息萬變的平壤及遼東諸戰役。此外，陸上清軍在戰場上沒有統一的統帥，各路人馬互不統屬，在戰場上不能相互支援及相救；相形之下，日本軍官具現代軍事知識且善於指揮，而士兵年輕力壯、訓練有素，日軍又採不宣而戰的突襲，佔盡開戰之先機，清軍面對現代化的日本陸軍顯然處處居於下風，每況愈下。

海軍：

雙方參戰之艦艇數量

清軍北洋艦隊	日本海軍聯合艦隊
鐵甲軍艦22艘	鐵甲軍艦31艘
水雷艇12艘	水雷艇24艘
廣東水師3艘小型軍艦	
總噸位約4萬4千噸	總噸位約6萬1千噸

清軍在海軍方面，無論是訓練與素質均堪稱差強人意，好過陸軍，惟直到開戰直前都沒有一套有效的對敵海軍戰術與戰略，顯見海軍領導幹部在戰術與戰略層級的磨練十分有限。相較之下，日本海軍吸收英國的海軍長處，其各級領導幹部在戰術與戰略方面顯然有長足的進步。

海戰之雙方作戰指揮官：

清軍北洋艦隊的海軍提督丁汝昌，為太平天國之太平軍降將，原為陸上騎兵指揮官，後在舊式水師任職，惟是一位立志以身許國的戰將和死士，在清廷十六年

來的重洋政策下，曾多次出國考察歐、日，對於國際形勢與海軍戰略瞭如指掌。日本海軍的聯合艦隊司令海軍中將伊東亨祐，為正統海軍科班出身，接受完整的軍官教育、戰術教育及戰略教育。

海上、陸上作戰經過：

豐島海戰：

一八九四年六月，日本以朝鮮東學黨之亂為由在清庭照會（依據中日天津條約雙方同時出兵朝鮮）下出兵朝鮮半島，先進駐第五師團第九旅團約五千人至仁川、漢城一帶，後續增兵至萬人。同時間，清廷李鴻章命衛汝貴統盛軍六千人進駐平壤，繼命馬玉崑率盛軍二千人進駐義州，呼應南方牙山的葉至超部。

李鴻章念及牙山葉至超部兵力單薄，乃雇用英輪「愛仁」、「飛鯨」及「高陞」等三艘商輪增運二千人至牙山，「愛仁」與「飛鯨」先發並安全抵達牙山，「高陞」輪後發由清艦「濟遠」與「廣乙」護航。

七月二十五日，「高陞」輪等航行至豐島附近海面，遇日海軍「吉野」、「秋津洲」及「浪速」三艦，日艦為確保其制海權即首先開砲攻擊，清艦倉皇應戰，因雙方實力懸殊（三千餘噸對一萬一千噸），「廣乙」重創而南逃擱礁，官兵逃奔附近小島由英艦救起，「濟遠」艦先是停止砲戰而掛白旗，繼而向西逃走（尾隨其後之「吉野」艦更遭擊傷，因而得以脫離戰場）⁵，並以信號告知「操江」號運輸艦調頭回航。「高陞」輪因位處公海，清日雙方尚未正式彼此宣戰，英人船長有權拒絕日艦停航受檢的要求，只允開回大沽，惟仍遭「浪速」艦魚雷擊沉，殉難官兵約七百餘人，僅八十七名官兵及船長、大副等獲英船救回。「操江」號運輸艦（噸位九百三十噸、滿載彈藥）仍遭「秋津洲」追及俘獲。

成歡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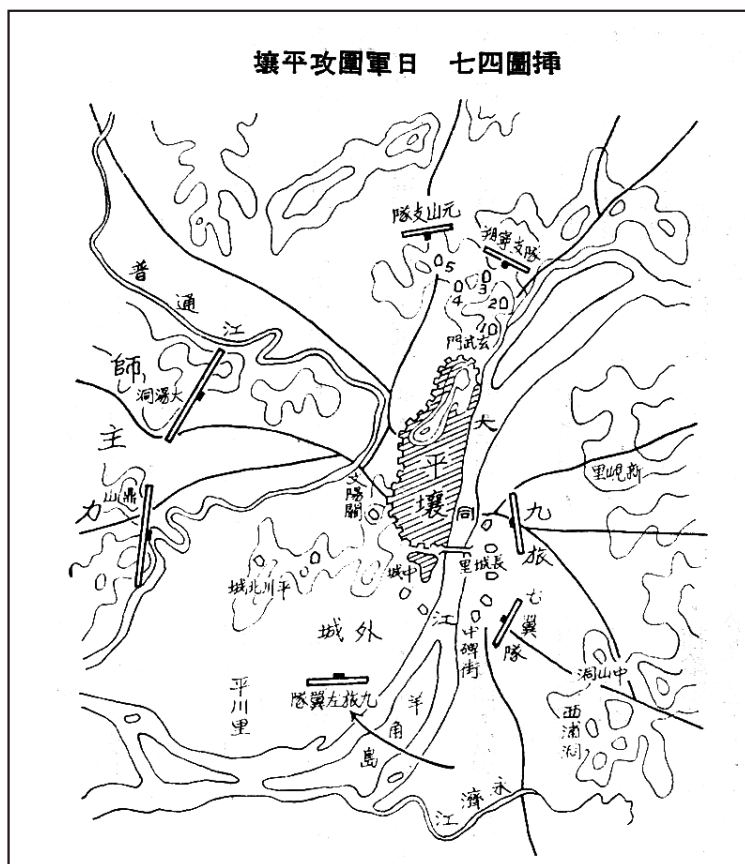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五日豐島海戰發生同日，日軍駐漢城的第九旅團率大部兵力（步兵十五個中隊、騎兵二個中隊、山砲八門）約三千人向佔領成歡附近（扼守漢城至公州間之大道）之清軍進發，七月二十八日於獲悉海軍捷報之後，日軍士氣振奮乃趁勢拂曉攻擊成歡之清軍（聶士成三營、江自康兩營合計約二千人強），在砲兵火力支援下，日軍步兵衝鋒攻佔成歡，清軍傷亡五百餘人而向南退卻，日軍傷亡八十二人，牙山接著陷落，葉至超部與聶士成部轉奔平壤。

平壤之戰：

葉至超向李鴻章虛報實情，掩蓋敗逃之責，李鴻章不明真相而嘉獎葉部官兵，又命葉統領平壤諸軍（袁世凱早於六月十九日即悄悄離開漢城赴牙山葉至超處，後又以面稟詳情為由請調回國，避開了戰爭）。到了八月下旬，清軍集結於平壤的兵力已達一萬四千餘人，含衛汝貴的盛軍十三營、馬玉崑的毅軍四營、左寶貴的奉軍六營、豐興阿的奉天盛軍六營及葉志超的蘆防淮勇六營等共計三十五營。清軍紀律廢弛，騷擾當地朝鮮人民，尤以衛汝貴部為甚，且平壤清軍初時未置統帥，後



成歡之戰



日軍攻擊平壤

命葉至超為統帥，諸將多不服。大敵當前，諸將猶每日置酒高會，既不派兵據守南方要隘，亦不派出斥候搜索敵情。

平壤地形為東面依托大同江，江面寬五百至一千二百公尺，除冬季結冰外平時不能徒涉。南面亦為大同江所圍繞，透過一座軍用橋與江東交通聯繫，橋東築有數個橋頭堡設防。平壤城之東邊與西南等高地亦設有數個設防堡壘。城西利用文陽關的普通江堤防

作為障地，由於普通江西岸多沼澤可使部隊運動困難。因此，地形上只有城北是唯一的防守弱點，但已加強了城防工事。城北的玄武門採跨山而建，扼地形險峻處的建築尤為堅固，玄武門外有五處設防堡壘居於地形險要處，其中第一堡建於牡丹台為制高點，是五個堡壘的核心堡壘。

清軍的防禦部屬如下：左寶貴的奉軍、豐興阿的奉天盛軍及江自康的仁字二營等負責防守城北的玄武門及城外五堡，左軍另抽出一部策應東南邊的守備；馬玉崑的毅軍配置城之東南面，防守橋東各橋頭堡；衛汝貴的盛軍守城南及西南；葉至超的蘆防淮勇防守城西，而葉至超本人駐節於城中指揮。

日軍以第五師團及第三師團合編為第一軍，由第五師團長野津暫行指揮權，攻擊部屬如下：第五師團的第九旅團一部編成朔寧支隊攻平壤北面，由第三師團的元山支隊從右方支援，協同攻擊平壤北門；第九旅團主力向大同江東岸攻擊，吸引清軍

主力，以利第五師團主力及朔寧、元山兩支隊的攻城作戰；第五師團主力攻平壤西門，並遮斷清軍退路；聯合艦隊並於攻擊平壤當日，擔任海岸掩護，防止清軍之海上增援。

九月十五日拂曉起，日軍開始發動總攻擊（之前各部隊均能按計畫到達平壤外圍的指定位置），日軍第五師團的第九旅團分兩路攻城，右翼兵力從城東南攻擊長城里-中碑街一帶，惟傷亡慘重，復遭清軍逆襲而情勢危殆；左翼兵力渡河攻城南，雖在砲兵火力掩護下稍有進展，但隨後即攻擊受挫，退回原渡河點。第五師團從

平壤西邊的鼎山南北之線向平壤進發，惟受泥沼地限制使部隊運動困難，攻擊無進展。

朔寧、元山兩支隊自黎明開始攻擊，至七時三十分已先後攻下第三、二、四、五等堡壘，清軍遺棄武器逃回玄武門及七星門。接著，日軍於八時許朔寧支隊在強烈砲火支援下攻下牡丹台第一堡；同時，元山支隊之一部份兵力冒清軍側防火力，爬登城樓逕襲玄武門。由於日軍僅一小部份兵力佔據玄武門城樓，清將左寶貴率二百人自七星門出擊，反覆逆襲，攻擊元山支隊的右翼，惟午後二時左寶貴中彈身亡，左部遂潰。

據傳，葉至超於日軍攻城前夕，因顧慮後路被斷而欲棄城北走，為左寶貴所阻，後左寶貴戰死而士無鬥志，葉乃命北門城上豎白旗遣韓人斡旋約於翌日開城投降，實則於七月十五日當夜突圍退走。

總計平壤之戰，日軍攻擊兵力約二萬人，山砲四十四門，陣亡一百八十人，受傷五百餘人；清軍兵力約一萬四千人，左寶貴以下陣亡約二千人，被俘六百餘人，受傷人數不詳，夜間突圍中被踐踏而死者多為傷兵。日軍繳獲清軍野砲四門、機關砲二十五門、步槍

一千一百六十枝，另清軍儲存在平壤的糧彈貨幣悉數為日軍擄獲。

黃海海戰（雙方海軍的主力決戰）⁶：

繼平壤陸戰失敗後，二日內即發生黃海海戰，清日雙方的主力戰艦全數出動，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鐵甲艦隊於海上的大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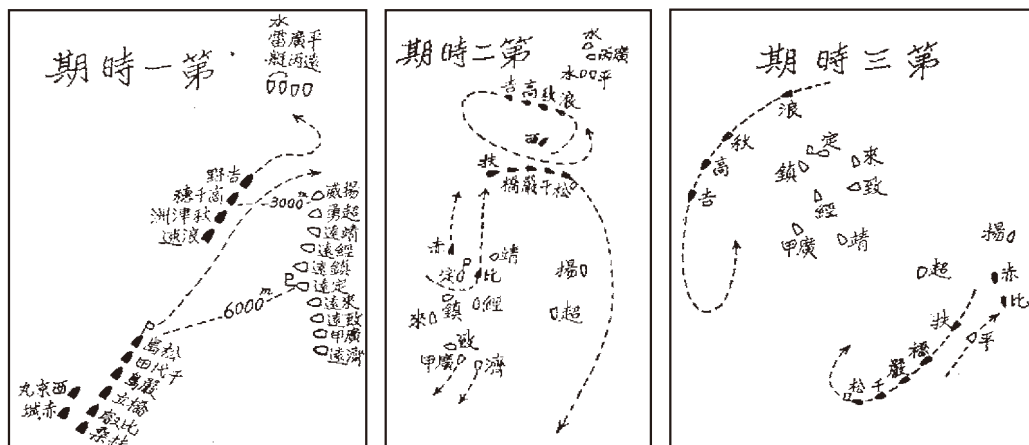
豐島海戰後，丁汝昌自知北洋艦隊實力不及日艦，乃集中艦隊於威海衛採取守勢，守住渤海灣門戶。日艦則縱橫黃海、遼東半島附近海域，勢力囂張。丁汝昌由於受到北京的清廷中多位不明究裡的無知大員胡妄彈劾，不得已於七月杪率艦出巡至鴨綠江口，未遇日艦。

九月八日北洋艦隊再次出巡至旅順，旋因平壤軍情危急，護送劉盛休的銘軍十二營增援鴨綠江防務，十六日陸軍徹夜登岸，艦隊在大東溝外海警戒。

九月十七日北洋艦隊準備自大東溝外海返航旅順時，突然發現日本艦隊，黃海海戰於是爆發。

日本聯合艦隊由司令伊東亨祐率領，初因掩護第三

中日黃海海戰圖



師團輸送而未及支援第五師團之進攻平壤，及第五師團抵平壤附近即將攻城，伊東亨祐遂留下軍艦一艘繼續護航第三師團，另率艦隊主力北上搜尋清艦隊。九月十七日（平壤陷落後二日），聯合艦隊從海洋島航進至鹿島（大東溝西南海域），遂與北洋艦隊正面遭遇，大海戰於焉爆發。

此時，丁汝昌的北洋艦隊有定遠（旗艦）、鎮遠、經遠、來遠、靖遠、濟遠、致遠、揚威、超勇、廣甲等十艘鐵甲艦，另平遠、廣丙二艦及水雷艇二艇尚在鴨綠江口，自後趕上中。如扣除平遠、廣丙因未及參加實際作戰，清艦實際參戰軍艦的總排水量為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噸，各艦航速在十一至十八節間，主力火炮及速射砲總計七十九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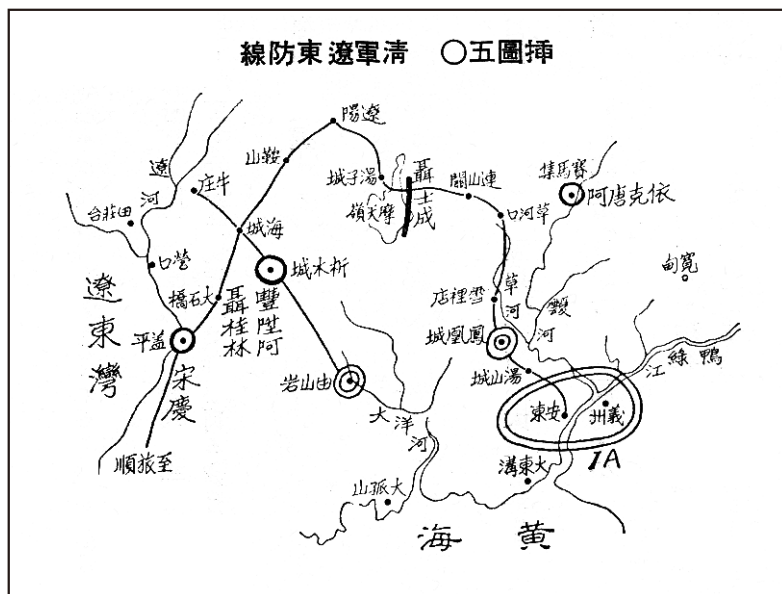
日本的聯合艦隊以第一游擊艦隊在前，本隊在後。前者含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艦，後者包括松島（旗艦）、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赤城、西京丸（由商輪改裝之輔助巡洋艦）八艘，總計參戰艦艇為十二艘，總排水量達四萬零八百七十一噸，各艦航速在十三至二十三節間，主力火炮及速射砲計二百四十六門。

午前十時五十分兩艦隊相遇，日艦隊採單縱隊編隊（西京丸與赤城艦於本隊後尾作側並列前航），清艦隊原排成夾縫魚貫小隊陣（即雙橫隊）以五節航速前進，此陣式以前一橫隊各艦為小隊長，後一橫隊為僚艦，前後兩艦為一小隊（各僚艦皆保持在右後方四十五度線上，前後艦相距四百碼），計分成五小隊，左右間距皆相

隔五百三十三碼。旋，在辨明迎面接近之十二艘日艦後，先變陣為雙縱隊，最後再變陣為雙翼雁行陣編隊（即如窄長形人字陣式，如一把利刃插向敵艦），此時日艦隊正呈前後兩橫隊於清艦之正前方。

十二時五十分起，定遠、鎮遠首先開砲，距日艦約五千二、三百公尺，十餘秒後其餘各艦相繼開砲。日艦旗艦松島進至三千五百公尺距離時首先發砲，其後各艦亦開砲射擊，集中火力攻擊清艦隊之右翼各艦，雙方於是展開激烈砲戰。（詳如圖二）

戰鬥間，日本第一游擊艦隊已加速繞至清艦隊後方，集中火力重創清艦隊之右翼超勇、揚威兩艦，此時為十二時五十五分，雙方仍互相砲擊。日艦隊之本隊為免妨礙射擊亦行向右迴旋，（詳如圖三）。此時，日艦扶桑、比叡落後孤立，扶桑艦盡力追本隊，比叡艦受傷起火惟終能勉力突圍而出。日艦赤城亦落後而遭清艦



清軍於遼東之防線

集中火力攻擊，艦長戰死，蒸氣管破裂，然赤城艦終能突圍逃走，清艦來遠緊追不捨，反遭赤城砲火擊中而艦上起火。

當日艦隊迴旋運動中，西京丸舵機損壞而離隊孤立，為清艦砲火擊傷，仍僥倖脫險。

日艦隊主隊繞至清艦隊背後，與第一游擊艦隊兩面夾擊清艦隊（詳如圖四），清艦隊轉居下風，其時為十二時五十三分。此時，定遠艦遭松島砲擊中彈，舵機損壞，瞭望台折斷，丁汝昌受傷，右翼總兵劉步蟾代為督戰，指揮若定。十二時五十五分，定遠艦一彈擊重松島，惟至下午二時二十三分，超勇艦首遭擊沉，揚威艦受創而向大鹿島逃走，觸礁擱淺，後遭濟遠艦撞沉，超勇、揚威管帶黃建勳、林履中皆殉難。戰至下午三時餘，致遠艦亦受創，管帶（艦長）鄧世昌欲以本艦與日艦吉野相撞偕亡，惟吉野艦駛避，並發魚雷擊沉致遠艦。

至此，清艦隊實力大損而不復成陣，經遠、來遠與靖遠三艦受創離隊，日本第一游擊艦隊緊迫於後。經遠艦以一敵四，奮勇作戰，管帶林永生後中彈身亡，艦遭擊沉；廣甲艦逃至大連灣口三山島附近觸礁，自行炸沉。

其後，日艦隊本隊逼近清艦隊之主力艦定遠、鎮遠，進行主力艦決戰。定遠與鎮遠兩艦始終密切相互支援作戰而不離隊，日艦隊雖艦多砲多，惟只有橋立、嚴島及松島三艦臨時各加裝了一門三十公分的大口徑砲，而二艘清艦則有八門三十公分大口徑主砲；在裝甲方面，日巡洋艦犧牲裝甲以換取航速，自然不敵清主力艦。因此，定遠、鎮遠兩艦中彈雖多而損傷輕，日艦受創則較重，日本旗艦松島要害中彈而起火燃燒，伊東司令改至橋立艦為旗艦。

到日暮時，清艦靖遠、來遠、平遠、廣丙及魚雷艇隊皆來歸隊，下午四時十分，聯合艦隊司令伊東見日艦已多艘受傷，清艦猶屹立不搖、愈戰愈勇、戰鬥力正在恢復、鬥志昂揚、漸能轉為主動，又怕魚雷艇襲擊，遂發出「停止戰鬥」信號，首先脫離戰場後撤，不敢久戰。清艦隊旋亦航返旅順，如以脫離戰場的先後而論，則清艦隊仍可算是勝利的一方。

惟如從損失上來看，清艦隊應算是大敗，經過六個小時的海上作戰，北洋艦隊損失了經遠、致遠、超勇、揚威、廣甲等五艘艦，合計約達九千噸的排水量；其餘七艘回旅順整修一個月後，航返威海衛。北洋艦隊陣亡官兵中，以致遠艦管帶（艦長）鄧世昌（粵人）最壯烈；指揮若定，不離不棄者，則為左翼總兵兼鎮遠艦管帶林泰曾，其自始至終未離艦橋，砲彈飛掠身邊而毫無懼色，且始終翼護旗艦定遠艦而不離開，設若最後之決戰時刻中，嚴重受創的定遠艦如無鎮遠艦在旁翼護，則定遠艦不能繼續抵抗下去（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在作戰中的表現十分英勇）。倉皇逃走的濟遠艦，撞沉己方擱淺的揚威艦，此次戰役中方伯謙似乎是畏戰逃脫（方後遭正法，惟方是否遁逃仍多爭議，如濟遠艦確係力竭撤退則歷史應還其公道）。清方的傷亡人數，根據蕭一山《清代通史》所言為死者官八十七人、兵一千餘人、傷者官兵四百餘人。

日方艦隊的損傷情況為：大部份皆受到創傷，惟以松島、比叻、赤城、西京丸四艦受創較重，但未曾損失一艘，而且各艦（除西京丸外）皆未脫離戰場。日方的傷亡人數，根據日人林真氏《日清戰史》所言為官兵死者一一五人、傷者六十四人。

**鴨綠江攻防、日軍取旅順、遼東諸戰鬥
及威海衛之綜合評論⁸**

輕取旅順：

旅順及威海衛皆築有堅固要塞，保護軍港，日軍既已取得黃海制海權，海上運兵安全，又獲第一軍的呼應，於是令第二軍取道金州的花園口登陸，先取旅順，次攻威海衛。（詳如圖六）

清廷早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即在旅順設防，建海港、築砲臺、置重兵防守。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又在大連灣建砲臺，兼防旅順，金州亦置重兵防守。及朝鮮戰爭既起，宋慶的毅軍與劉盛休的銘軍先後調往鴨綠江，只留下四營兵力分駐旅順、大連，李鴻章為填補守備兵力而大募新兵得三十三營（含提督姜桂題的新兵四營、提督程允和的新兵三營守旅順，銘軍的分統趙懷業部新兵六營守大連，旅順防務另加入提督衛汝成的新兵六營及馬隊二營、總兵徐邦道的新兵三營及馬隊二營等），其中四分之三是新兵，濫竽充數。更糟的是單位複雜、有那麼多的提督、總兵等，而負責指揮各提督、總兵的北洋前敵營務處（相當於今日的前進指揮所）的負責人龔照璵道員，為人貪鄙庸劣、大失人心。簡言之，日軍來襲前夕，清軍在旅、大的防務是以新兵守要港（守備兵力總數約達二萬人弱），以庸劣末將為指揮官，顯露了李鴻章於情況緊急下的無奈與無力感。

日軍第二軍自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日間完成大部份兵力的登陸作業，隨即向金州進發，至十一月二十三即攻佔旅順。清軍既不重視情報蒐集，諸將又各不相統合，致使軍隊的戰力不能發揮統合作用。況且官兵鬥志盡失，主將龔照璵尚且於開戰前即偷渡至天津遭李鴻章痛斥後折返旅順，致使諸將相互觀望而不聽指揮，以此烏合之眾對抗日軍精銳之師，自然讓日軍輕易攻下旅順。

總計清軍在金州、大連各砲臺，共遺棄了火砲

一二九門、步槍六二一枝、砲彈二百餘萬枚、步槍彈三千三百餘萬發以及十六門新從天津運抵之哈德林機關砲（快砲）；另在旅順要塞砲臺亦遺棄了重砲十八門、輕砲四十八門、機關砲十九門、其他海岸砲臺之重砲五十八門、輕砲八門、機關砲五門等，合計一百五十六門砲。

日軍進入旅順後，大事屠殺，慘絕人寰，整個旅順市區最後僅殘存三十六人，日軍的暴行遭英、美輿論痛加斥責。

遼東方面諸次戰鬥：

日軍第一軍獲悉第二軍已攻下旅順，皆躍躍欲試，十二月九日起開始向摩天嶺、鳳凰城一線的清軍發起攻擊，同時間，駐守賽馬集的依克唐阿軍進發至鳳凰城東與日軍發生激烈戰鬥，駐守摩天嶺的聶士成部亦與日軍發生激烈戰鬥（後因清軍兵力寡而後撤）。其後，日軍增兵續行攻擊，清將依克唐阿及聶士成先後奉命後移部隊，日軍轉攻海城並佔領。

海城陷落後，宋慶部進駐蓋平，收編旅順敗退下來的官兵，並獲得一部兵力增援，至此宋慶部的總兵力為約四十個營合計超過二萬人（包括宋慶部自己的毅軍十營、劉盛休部的銘軍六營（後由姜桂統帥）、章高元的嵩武軍八營、旅順逃回的張光前的四營親慶軍及徐邦道所統領自收編散卒而成立的拱衛軍十二營）。

十二月十九日，宋慶部留章高元、張光前、徐邦道等守蓋平，自率毅軍、銘軍等北進企圖收復海城，進至海城缸瓦寨附近與日軍第三師團的一個聯隊發生遭遇戰，兩軍自午後一時起接戰至四時左右，戰況激烈。後日軍增援兵力到，清軍不支而退。宋慶部戰敗後，退駐田莊台（營口西北），並命所部分駐營口、大石橋二處，以策應蓋平守軍。

翌年（一八九五）一月十日第一軍之第三師團在第二軍之第三師團一部（一個完整混成旅團）增援下，利用拂曉前之夜暗接近蓋平城準備接戰。天明後日軍展開攻擊（攻城兵力為五千五百人），主要戰鬥發生於蓋平城南門外的蓋州河一線。接戰之初，清軍（守備兵力為十六營合計約七、八千人）猶頑強抵抗，惟敵不過日軍有組織的火力及旺盛的攻擊精神，至七時五十分清軍之城外陣地盡失，八時日軍開始突擊入城，十時左右日軍完全佔領蓋平城，清軍分向營口、牛莊二處退卻。

蓋平陷落後，清將依克唐阿部（黑龍江軍）、宋慶部，在長順部的吉林軍、李光久的湘勇等增援兵力支援下，進行五次反攻海城的作戰，惟由於未經新式的戰術訓練、不敵日軍的猛烈砲火轟擊，導致慘重傷亡，無法接近海城，五次攻城終告失敗。

雖然反攻海城未果，然清軍的援軍陸續抵達，宋慶指揮的兵力總數已達四、五萬人（含宋慶部的三十多

營、依克唐阿與長順的吉黑軍、新到的湘軍、皖軍、豫軍等，惟新兵比例過高而老兵已成驚弓之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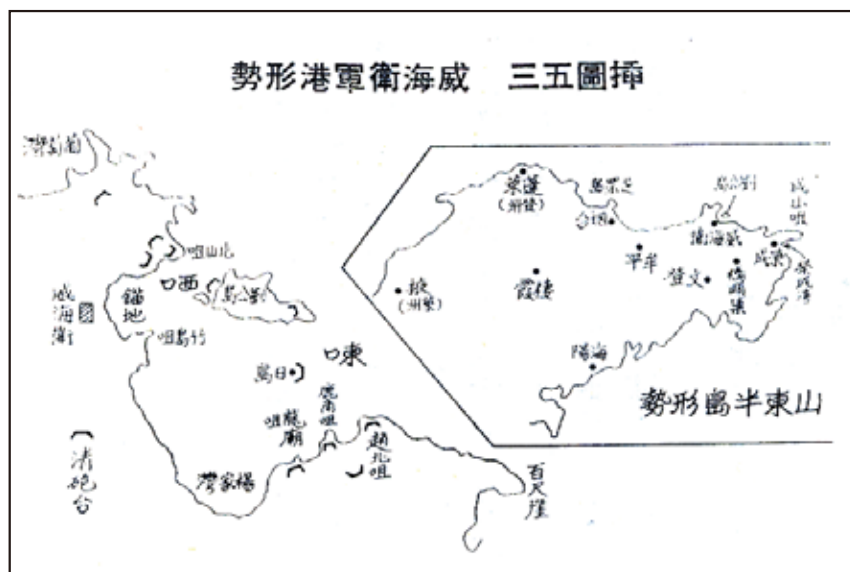
日軍第一軍見清軍集結數萬人於遼東，乃向大本營建議實施一次大規模的攻勢，一舉殲滅當面清軍，以利爾後的直隸平原決戰。然而，大本營不希望在遼東戰場過度消耗兵力，只允許第二軍調派第一師團增援第一軍作戰，（此時威海衛方面的戰事已結束，威海衛陷落）。

遼東方面的作戰，從二月十九日起至三月九日止，日軍以第二軍的第一師團攻太平山、七里溝，以第一軍攻鞍山、牛莊、營口及田莊台。雖然，大雪有利於清軍（尤其是吉黑軍），且日軍禦寒裝備不足、患凍瘡者達四千人餘，惟清軍單位複雜、新兵太多、官兵無鬥志，因此，遼東方面的戰鬥，清軍雖有四、五萬人之眾，卻不敵日軍的三萬人（第一師團約一萬人、第一軍約二萬人）而一路敗退。三月三十日停戰協定簽字，結束了遼東方面的作戰。

威海衛之戰⁹

日軍自第二軍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佔領旅順後，日本大本營即決心對山東半島用兵，以陸、海軍協力攻佔威海衛，消滅清軍北洋艦隊，再於次年春向直隸平原進軍，迫使清廷屈服。

威海衛在山東半島東北端，位於榮成、煙臺之間，距煙臺約五十哩，為北洋艦隊之基地。劉公島橫陳於港口，將水道分為東西二口，東口寬四六三三公尺、



威海衛形勢圖

水深五·九至十六·四公尺，西口寬二七八〇公尺、水深五·九至三六公尺是主航道。劉公島東西三公里、南北二公里，北岸多峭壁，不可攀登。威海衛港內外，冬季亦不封凍，是一個天然良港。

清廷在北上咀及劉公島西南端設置砲臺數處，以控制西口，另在趙北咀、鹿角咀、龍廟咀、日島及劉公島東端設置砲臺多處，以控制東口。各砲臺的主砲，皆為二十四公分口徑的克魯伯砲。

清廷雖設置了威海衛南、北兩岸的砲臺，但只注意到防衛海口以掩護海港安全，卻未注意到砲臺自身的防禦。換言之，這些砲臺並未構成要塞聯防體系，砲臺後方的高地線上沒有防禦設施，後門敞開，威海衛各砲臺並沒有構成一個完善的四周防禦要塞。更糟的是，沒有足夠的地面防守與作戰兵力，無法保衛半島阻止敵軍登陸。揆其原因，在於清廷沒有全般的戰略概念，朝鮮有急即調走旅順守軍，遼東告急即調走山東半島守軍，毫無敵情判斷與全般的作戰構想。

自平壤失守後，山東駐軍漸次調往遼東增援，使日軍來襲前留在威海衛的兵力（含山東省的部隊）只剩十餘營（每營足額時為五百人）。

此時，李鴻章及督辦軍務的恭親王奕訢均一意求和，沒有好好地判斷敵軍的次一行動，完全忽略了山東防務。山東巡撫李秉衡也不採納群吏關於「募兵增防海防」的建議（惟是否臨時募來的新兵可為大用仍存疑），後來當日軍來襲而敵情緊急時，竟連「河防兵」也調來湊數（河防兵並不是軍隊，只是保護黃河堤防的民夫，武器多為土槍，根本不能作戰）。

黃海戰役之後，丁汝昌率殘餘艦隊在旅順修理匝月，於十月杪回駐威海衛，從此採保艦主義，不再出海。日艦則不斷出沒於港外及山東半島沿岸，查探清軍

防務虛實及各處海岸地形狀況。

十二月間，清廷以海軍日久無功，命李鴻章逮捕丁汝昌至京究辦，此雖經海軍總兵劉步蟾、諸艦管帶、威海衛砲臺的陸軍將領及海軍幫辦英人馬格祿等聯合挽留，李鴻章據情轉報朝廷，擬請許其戴罪立功，惟未獲允准，仍命李鴻章遵前旨於經手事件完竣及行起解。「大敵當前而陣前易帥」實犯兵家之大忌，何況清廷並未另派新海軍提督，造成臨戰直前而無統帥的情況，丁汝昌為一個等待起解的提督無從發號施令。

日軍第二軍於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起，開始登陸龍睡澳（前二晚以第一游擊艦隊的吉野、高千穗、浪速及秋津洲四艦砲擊登州作為牽制攻擊），隨即輕易攻下榮成（僅有四營河防兵駐防），總數三萬人的部隊至一月二十五日全部完成登陸。

完成登陸後，日軍第二軍於一月二十六日開始向西推進，並命聯合艦隊砲火制壓南岸砲臺火力。一月三十日，日軍攻擊至摩天嶺砲臺時遭清艦砲、日島與楊峰嶺砲臺的轟擊，惟仍於當日攻陷摩天嶺-謝家一線之南岸各砲臺（含日島、龍咀廟、鹿角廟、楊峰嶺、謝家等砲臺）。清艦隊雖集中艦砲火力轟毀了龍咀廟砲臺，惟其餘各砲臺悉為日軍所利用，丁汝昌乃命艦隊移駐劉公島西岸以避南岸砲火。

二月一日，日軍於盡悉清軍防務僅剩威海衛北岸砲臺的步兵三營守軍後，以第二師團向北推進，雙方戰鬥至午後二時，清軍拋棄火砲潰逃，北岸砲臺亦落日軍手中。

由於清軍北洋艦隊深知砲臺不能守，丁汝昌曾命南岸砲臺卸去砲柱，使不能射擊，惟遭守軍反對未果。及南岸砲臺陷落後，丁汝昌命人再往破壞北岸砲臺成功，日軍無法使用北岸砲臺之砲，於是將南岸砲臺之砲移

往北岸，並在海岸配置野砲，對港內清艦隊進行轟擊；日本聯合艦隊則在港外嚴密封鎖，並遣魚雷潛入港內偷襲清艦。

二月五日，日本第二、第三兩水雷艇隊（共十艘），自東口入港發射魚雷襲擊，清艦定遠重創而自行鑿沉，日本水雷艇被擊沉或觸雷者亦損失多艘。

二月六日，日本水雷艇隊利用夜暗再入港襲擊，擊沉清艦來遠、威遠及水雷教練艇寶筏號等。

二月七日，清管帶王登瀛率水雷艇十二艘自西口逃走，惟為日艦追及而全數遭俘。

二月九日，靖遠艦遭擊沉，右翼總兵劉步蟾自殺，軍心譁變欲劫持丁汝昌投降日軍。

二月十一日，山東巡撫李秉衡逃至萊州，丁汝昌知援軍絕望而自殺，護軍統領張文宣（劉公島陸軍指揮官）亦自殺。

二月十二日，殘餘海軍諸艦與陸軍諸將向日軍投降，於是所有殘餘艦艇十一艘（含訓練艦一艘），連同劉公島砲臺、軍資、器械等盡落日軍手中。北洋艦隊至此消滅。

1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66。

2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12-15。

3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01-709。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頁65-111。鈕先鍾，《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頁335-376

4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12-765。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頁65-111。

5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15-718。濟遠艦之管帶（艦長）方伯謙雖予吉野艦輕創，惟方伯謙應有下令濟遠艦臨陣脫逃。

6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26-732。

8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28。黃海海戰的作戰經過，根據李則芬所言，中國方面的紀錄大都含糊而沒有系統，且多不實。因此，黃海海戰經過主要依據日方紀錄及圖解，並參考池仲祐的《甲午戰事記》。

8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32-765。

9 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第八冊》，頁757-764。